

取代达尔文的第二个重磅炸弹？

达尔文雀进一步证实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神创论著作的预测。

- 几十年来，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达尔文雀一直是实时进化的典范。
- 最近的观察记录了新物种的形成速度比进化论预测的速度快得多——但这与我在《取代达尔文》一书中发表的预测完全一致。
- 这种新物种的形成方式也与我在《取代达尔文》一书中发表的预测完全一致。
- 这两个结果共同表明，创造科学是有效的——这是评价科学解释的黄金标准。

五个月前，我出版了 [《取代达尔文：物种起源新论》](#) 一书，书中我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论点。我声称，过去 150 年来的科学进步不仅驳斥了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核心论点，而且还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物种起源科学解释取而代之。最近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对达尔文雀（现代进化论的典型代表）进行的研究，[至少从两个方面](#)证实了这一大胆的论断。

在[上一篇文章](#)中，我简要回顾了这些雀类的历史，并解释了近期关于它们的研究如何支持我的论点。我还探讨了可检验的预测为何如此重要，不仅对科学而言

如此，对漫长的起源论争也同样如此。简而言之，能够做出可检验、可证伪预测的解释被认为是科学的一部分；而那些不能做出此类预测的则被归入伪科学的范畴。《取代达尔文》一书包含若干可证伪的预测，这些预测正在逐步接受检验。在[第一篇文章](#)中，我评估了其中一个预测——关于新物种形成的速度。在本文中，我将探讨《取代达尔文》中的第二组预测，并根据今年一月发表的研究结果来评估这些预测的现状。

预测物种形成方式

在《取代达尔文》一书中，我着重阐述了年轻地球创造论（YEC）和进化论在物种起源解释上的几个主要区别。尽管双方都[认同新物种的形成](#)，但在物种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。诚然，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和进化论者都援引自然选择（即适者生存）、遗传漂变（即 DNA 变异频率的偶然变化）、迁徙（即物种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）等过程来解释生物种群的变化。然而，在解释物种间遗传差异的起源时，这两种起源模型却截然不同。

例如，进化论者最终将物种间所有 DNA 差异归因于突变过程——即 DNA 复制错误。与此相反，在《取代达尔文》一书中，我展示了多条独立的证据，表明物种间绝大多数 DNA 差异²都预先存在于现代物种的原始（被创造的）祖先中。（这些祖先是[上帝创造的原始](#)

物种。) 我证明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物种间只有少数 DNA 差异是由突变造成的。

这种对比对每种起源论者理解物种形成机制（即物种形成的方式）的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。由于突变发生的速率很慢，**进化论者**不得不得出结论：物种形成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，突变会不断积累。否则，进化论就无法解释物种间存在的如此大量的 DNA 差异。与此观点截然相反，年轻地球创造论（YEC）模型（正如我在《取代达尔文》一书中概述的那样）将物种形成事件主要归因于早期积累的 DNA 差异的重新分配——即解析并把这些早期积累的 DNA 差异分配给原始生物的后代。

这些预期中哪些在实际环境中得到了证实？

正如我在**之前的文章中**强调的，进化论者通常不期望实时观察到新物种的形成。例如，他们认为鸟类、爬行动物、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等生物的物种形成过程发生得太慢，我们无法在一生中观察到。相比之下，年轻地球创造论（YEC）对物种起源的解释则认为物种形成速度要快得多。与年轻地球创造论的解释相一致的是，科学界**最近**实时观察到了一种新鸟类物种的形成。⁴

但这个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？是以符合进化论的方式形成的吗？还是以符合年轻地球创造论的方式形成的？

杂草丛生的一次短暂旅行

为了理解最近对达尔文雀的研究意义，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年轻地球创造论解释的遗传细节。DNA 差异预先存在的技术术语是*杂合性*——“杂合”前缀表示不同物种的细胞中存在不同版本的 DNA 指令。举例来说，考虑一下现代人类的 DNA。如今，人类之所以存在杂合性，是因为我们在子宫内受孕时，DNA 指令来自父母双方。因此，我们的细胞中存在两种不同的 DNA 版本——一种来自母亲，一种来自父亲。相反，在最初的物种中，上帝创造这些生物时，会赋予它们拥有父母的特征；我的研究表明，它们的细胞中会存在两种不同的 DNA 版本。⁵

当这些原始物种将它们的 DNA 传递给后代时，这些 DNA 变异会发生重组。这些变异会被解析并分配到新的物种中。由于偶然因素以及重组、解析和分配过程中特定的分子机制，一些原始（亲代）DNA 变异会在后代中丢失。例如，一些后代可能只从父母双方继承了特定 DNA 变异的两种类型中的一种。用专业术语来说，这被称为向*纯合性*的转变——与原始亲代物种的 DNA 相比，新物种的遗传特征变得更加*同质化*。曾经（在

亲代中) 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, 如今 (在后代中) 遗传特征占据主导地位。

重组、解析和分布——即向纯合性转变—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生。其中一种方式是, 一小群个体从其亲本物种迁徙而来, 并建立一个新的种群。正如我在《取代达尔文》一书中概述的那样,

如果分离种群由少数个体建立, 则可能发生变异丢失。根据定义, 近亲繁殖必然发生。换句话说, 除非分离种群是由来自母种群的大量分裂群体建立的, 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, 迁徙会降低杂合度。

种群的纯合度越高, 它与原始 (高度杂合的) 亲代种群的相似度就越低。与亲代种群的相似度越低, 它就越有可能被认定为新物种。

要产生一个全新的、肉眼可见的独特种群, 并不需要特定的纯合 DNA 位点组合。新物种的定义并非取决于它们能否达到特定的形态或目标。分类学家不会拿着记录板, 等着把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理想身高、体重和颜色的新种群拒之门外。相反, 一个脱离种群的群体, 会根据其与现有种群的遗传和形态关系, 被判定为一个新物种。

简而言之，根据我刚才描述的模型，新物种的形成很容易。只要历史上存在从原始祖先种群中分离出来的亚种群，并且只要这些分离出来的种群在某些原始杂合 DNA 位点上趋向纯合，从而出现孤立的、独特的种群，那么新物种就会形成。6

总而言之，根据《取代达尔文》中对物种形成的年轻地球创造论解释，向纯合性的转变被认为是新物种形成的主要机制之一。

预测得到证实

回到达尔文雀：2018 年对达尔文雀的研究观察到了什么？这种新的雀类物种是 *如何形成的*？

1981 年，一只未成年的雄性金丝雀迁徙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小岛达芙妮岛（面积 0.34 平方公里）。……这只迁徙来的金丝雀（第 0 代）与一只雌性金丝雀（*G. fortis*，一种原始金丝雀的学名）交配，其 F1 代（第 0 代之后的下一代）后代中的一只又与另一只雌性金丝雀交配，但所有其他交配都发生在该谱系内部。……因此，从第 2 代开始，该谱系相对于岛上的其他鸟类而言，表现得像一个独立的物种。……第 4 代至第 6 代均源自第 3 代的一次兄妹交配。……在 2010 年，岛上最多时有 8 对繁殖对，共 36 只个体；在我

们最近一次访问（2012年）时，岛上有8对繁殖对，共23只个体，分别属于第3代至第6代。

换句话说，这个新物种是由一个“分离种群”形成的，而这个分离种群“由少数个体建立”。尽管与其中一个亲本物种处于同一地理位置/同一座岛屿上，但这个新物种通过生殖隔离维持了其“分离”状态。此外，由于该物种“由少数个体建立”，近亲繁殖自然发生。

那么杂合性和纯合性水平又该如何界定呢？

创始人……似乎是原始雀类物种之一——长吻雀（*G. conirostris*）——的典型来源种群成员……就平均全基因组纯合度而言……随后，在接下来的五代中观察到纯合度逐渐增加，这与繁殖对数量较少（1至8对）导致的遗传漂变预期相符。⁸

换句话说，亲本物种相对杂合，而新物种则转变为纯合性增强的状态——正如《取代达尔文》所预测的那样。

诚然，这项2018年的研究从未确定纯合性增加是早期物种形成的原因还是结果。但就确凿证据而言，我很难想到比这更符合“取代达尔文”这一预期的例子。

如果达尔文雀成为取代达尔文的典型例子，那岂不是很讽刺吗？

读完这篇文章，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？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，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？或许，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。

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，打开心门，成为祂的儿女。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，只要一颗真诚的心。你可以这样祷告：

天父上帝，

今天我来到你面前，愿意立定心志，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生命的主。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，求你赦免我的过犯。靠着你的恩典，帮助我学习顺服你、爱人如己，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。求圣灵每天引导我、扶持我，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
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，愿你知道，你并不孤单。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。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，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，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、学习和成长。

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，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。我们愿意倾听，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。

